



09939

朱焚草下卷

謹題為巡視事本月初六日據燕山衛指揮董
良相稟稱東華門外北六舖至七舖城墻坍塌
三十餘丈將六舖寄住答應長隨吳相家人馬
尚武房被城倒打灰等情具稟到臣臣等不勝
驚駭於初七日約會親到本地地方踏勘六舖至
七舖坍塌城墻三十餘丈壓倒紅舖二處打灰
馬尚武屍軀被城磚壓蓋止露一足在外隨撥
守衛官軍晝夜嚴加巡邏其屍責令軍人擡出
掩埋外看得天雨連綿至損禁城切近

宸居上屋

聖慮乞勅下工部作速修理完固毋得延遲臣等竊
惟變不虛生必有所召事天以實不在虛文今
自閏六月一十日以来陰霾蔽日大雨傾注閩
闈為沼秋禾沒溺而長安門外一望巨浸洪濤
撼城稽天壓必無數家家啼號詢之父老皆以
為目所未見此誠

朱焚草

一卷

國朝
梁南王

元翰者

印

國家二百年僅見異常之大災也五行志曰皇之不極厥罰恒雨書曰肅時雨若又曰王省惟歲總之雨乃陰象陰氣盛而蔽陽故雨不時而恒若我

皇上智勇天錫何難作肅以樹極惟是目前一四喫緊政務當斷不斷當行不行如撤權稅以暢天和補僚缺以佐天工奏章奏以宣天鬱下僉報鋪商以消釋天戾人心企望之深即天心仁愛所在乃其竅要者又在嚴忠邪之辨分良佞之

朱林文選

下卷

二

品稽之節目之大察之毀譽之隱使忠不溷而為邪佞不亂而為良則真憲天聰明披雲霧睹天日天不回祥而反霽者未之有也不然禱祀祈晴一切崇飾浮文臣等恐

上帝至神無益也

七月初七日

謹題為防奸大典一旦決裂懇乞

聖明自為

社稷以保治安事臣聞食人之食當事之事衣人之衣當憂人之憂臣最不才叨食

皇上之祿忝

皇上之言責遭遇

大聖人御世神明英斷迥出近代人主萬萬若以嚴旨之下遂養交絨嘿置國家大故大獎不發一言

則竊

未焚草

下卷

三

上祿而孤

上任使曾犬馬報主之不若也用是謹據事披瀝

陛下試垂聽焉本月初四日廷推部院諸臣臣在科
接單見吏部右侍郎又首推黃汝良南京禮部
右侍郎首推全天叙臣切訝之按

祖宗制度會推大僚凡被人言犯清議者不得列名
防小人之進用也今汝良天叙係南北交章彈
墨尚未乾也何旋劾旋推以壞

祖制溷清覽乎臣謹列其一二顯著者頃者汝良為

南京科道所劾展辨輔臣朱廣粟擬有黃汝良以文學協詹事等語見而不平曰有一邊沒一邊蓋指有文學而無德行也此舉朝盡知者及後次辭疏見有才守字而後為快夫為臣子者得王言以文學褒之可稱榮幸乃猶不足乎而侈然欲頽閔游夏合為一身反之寧不內愧况被言不思引咎輒造播流言一晉江傾兩晉江以同縣三侍郎獨揚道賓免于議論謂道賓謀居宰揆指授言官露董其實誣道賓以自解拉

未焚草

下卷

四

道賓以自全也豈有方正言官肯捨自己名節代人傾培人乎今日觀之誰高張誰鬱抑誰真去誰不去誰為誰傾可自見矣此市井抵賴之行何忍于大臣中見之天叙為人鄙薄不齒于名流居鄉立朝無一善狀如南臺省所論賊穢闕節種種狼籍其他風聞不暇毛舉以傷雅道夫少宰何官寅清何秩何前番推禮部侍郎尚畏公道不敢濫列今固裒然而首舉也如以為調停而並用自當俟議論少定以存糾駁之體

豈可重面皮私情輕變一定之制乎秉筆推轂者趙世卿也蓋思持正精詳主爵秉衡者楊時喬也勿事一意忍受天下事無兩可而有至是如始倨而後恭外拙而中巧歸非而又似是歸是而又實非其何居焉然會推之壞非自此舉始也前推閣員時臣叅駁李廷機不報政本之地特開頑鈍之端其流不至於盡决隄防不止此後繼汝良天叙而推者又不知幾許矣今廷機緊跟輔臣朱賡出矣伏冀

未焚草

下卷

五

天語明諭令其滌慮洗衷以仰副

皇上特簡使臣等之言幸而不中則國之大幸也抑臣猶有請焉國家紀綱法度廢弛殆盡賴有清議一脉竦其良而鞭其後所以匡紀綱法度之不逮也今政本之地動與清議為水火一事也清議以為是

廟堂心知其是也而必反以為非一人也清議以為不賢

廟堂心知其不賢也而必反以為賢蓋不顛倒則

邪正相形不便已私故排之抑之擒之縱之識者相向又為扼腕不圖今日遂大開混推之途刻斷糾駁之脉使言路不禁而結舌羣小無忌而彙進借公典為私門仇清議為芒刺凶禍而國莫甚于此

皇上可視為細故而漫不深思也

陛下天縱聰明緣靜攝日久近年以來多為宰臣分過下之布設已密機局已成乃反旁觀晦跡遇大利害所關與清議有悖礙者致

未焚草

下卷

六

皇上自任其事而自獨其管恩利歸于下而下又逃壞清議之名咎過歸于上而上不覺壞清議之害流傳已久通國憤鬱若非我

皇上翻然忽然破此關頭

嚴諭輔臣朱賡主持公道收拾人心臣愚恐太平無日也臣興言及此非不知言出無濟而適速二臣之用但念其勢必用而皆必不言則壅蔽愈甚成何世界臣心實苦矣臣不勝竦仄待

命

七月十六日

謹題為

聖澤誕被困商偶遺懇乞

聖明亟下僉報以重根本重地事臣等叨差廠庫不
惟金錢之出納得以稽覈即商役之甘苦亦得
而調停蓋職掌也頃靈雨為灾

皇上克謹天戒一日之間盡災

留中諸疏使滯者通鬱者營固已歡聲塞道協氣徹
天矣而又捐十萬金徧賑坍塌之家豈非為

京師在卧榻之前何忍見其仳離之象聞其號泣
未焚草
卷
七
之聲此

上帝好生之心哉

皇上仰體之臣等誦服無已惟是僉報鋪商一節臣
等業久請之矣該部復屢屢請之矣猶未蒙

發下更僉

皇上意以諸商人領

朝廷錢糧辦納物料豈真至于不可支耶臣請列
其五難之狀

皇上試垂聽焉往年諸役多者三十餘名少亦不下

二十名今自三十一年僉派後脫者脫逃者逃甚至雞髮遊方赴河斷頸市子割女零星殆盡惟遺張清吳應期等五六人矣以三十餘人之事責付五六人能乎不能乎則獨力之難往年庫藏贏餘尚可先給後辦今工作日煩壓欠日久縱朝夕賣官鬻爵亦條來條去致諸役不得先期如數預支事後如數關領虛聲威令能行乎不能乎則接濟之難往年錢糧鋪墊如千金正供不過數十餘金而止今則千二百金薪炭

未焚草

下卷

八

鋪墊用至千金數稍不敷非刑異罰備極楚毒故都人士掛商籍舉家痛哭若蹈沸湯而數萬金家一二年立罄矣則賠累之難往年興作減損猶可那緩定喘今則帑藏如掃百作湊偏而大工都城又處處見告矣此之徵逐未完彼之追呼踵至一窮民也雖什百其身乎則分應之難往年京師多殷實之家此輩尤可私貸而取償于官今則戶窮家盡貲魁者扼其吭而摧其息諸役不得不干之干之不得不焦爛則稱借之

難夫以五六罷乏之商役使之稱借無門應派
不暇賠累不堪接濟無策臣愚以為非繼逃則
俱斃耳

皇上明徹萬里慮周窮簷雖梯山航海之夷猶懷悚
而煦育况

聖心轉圜之時敷天胥慶之日乃輦轂之下有向隅
之悲割膚之害不可不首先注念格外施仁也
語曰萬斤之石十夫引之則難動千夫轉之則
荅響而馳何者衆擎易舉也今

未焚草

下卷

九

國家之役無帝萬斤而五六困商蕩產引動業經
數年勢極事窮即民命可別論其如誤

國之事何哉伏冀

皇上一視同仁將張清等六家慨行蘇放

勅下僉報新高應役庶民力少甦

國務足辦便國便民計莫急于此矣夫京師安則
四方安京師危則四方危此根本重慮臣等無
任悚仄待

命

七月二十八日

謹題為縣令為民被逮懇乞

聖明垂宥以作臣忠以從民願事臣惟人主御世惟賞罰二柄故賞必當功罰必當辜賞當功則人知勸善罰當辜則人知畏威頃者陝西稅監梁永誣奏咸寧知縣滿朝薦刼貢殺人等事致干聖怒逮繫至京矣中外衙門連疏揀解業已數十上矣

皇上豈以諸臣統此氣類也自相黨救故概不報乎臣竊以為過也夫永奉命摧全陝之稅朝薦亦未焚草

下卷

十

受

命收百里之民我皇上原為

大工不忍加派於民始有礦稅之役是故撫卹百姓者為忠剝削百姓者非忠奉行

朝廷德意者為忠假借朝廷威靈實自己谿壑者非忠凡永所為罪狀擢髮難數與高淮陳增楊榮號為四兇自知惡極生變欲飽軼脫身甘心朝薦不誣以刼貢殺人不能動

上心而激

上怒也朝薦一書生耳筮仕為七品即上有郡守有
監司有撫按凡事稟成劫貢何事截殺何罪至
冒然為之耶今西安士民劉恩藻如王等扶挈
哀籲心目為酸又聞緹騎入秦時萬眾遮遶見
朝薦荷械就道哭聲震地雖緹騎等亦為之掩
面墮淚可知朝薦平日治行必有戀戀於秦父
老子弟之隱衷者豈有平日不得罪於小民一
旦輒無憚於

未焚草

下卷

十一

君父哉永敢於說謊欺罔不知視

皇上為何如主永罪不容誅矣

皇上試一清問原差駕上官校彼地方光景與人情
立見而知臣等之言匪欺也况朝薦繫械至京
朝廷偏護之威已伸若朝薦覆盆不燭三秦樂生
之心頓喪賞刑倒置所係誠非細故臣願

皇上推伴送梁永之心以寬釋朝薦使之感厲 職

則挈回稅使為民保全縣令亦為民百惡歸之
梁永持恩出自一人於不忍加派小民之初心

益光昭於天下矣中庸之頌舜曰必得其祿必
得其名是名亦人主之所亟收也惟
聖慈省覽施行臣不勝竦竢十月初二日

未焚艾草

下卷

十二

謹題為兩省司官奉

旨設處久未題覆懇乞

聖明早定以完大典以息爭端事先是臣於二月間為雲貴久缺吏部司官上疏請補吏部侍郎楊時喬又題為查復銓部舊制專註司官管理以公選法事中為本衙門釐清宿弊詳哉其言最要欲為雲貴添設司官一員斯舊制復議論定也隨奉

未焚草

下卷

十三

聖旨這本深得補偏揀弊之意凡關係本部職掌的

不妨率屬舉行雲貴司官久缺委屬不均着從長設處其輪管冊庫及省刑部一員以益吏部事係更置還會同該科再議來說欽此仰窺

皇上亦洞見兩省不可一日無司官也明甚竟又見吏科回吏部手本欲于每次推選時兩廣列其三雲貴列其二如同推不便聽從該部奏請添設兼列並推並設二途以待該部自定是吏科之會議仰體

聖裁亦謂兩省不可一日無司官也明甚乃兩廣於

會議之後復議論紛紜謂四省合之非舊章而雲貴前之推舉為撓入臣思四省間用乃二十六年該部劑量地方建議者今按時喬疏中稱引舊制為當添設必有真見他如以為撓入則臣鄉司官四三相映而楊文襄嚴恭肅直都冢宰此時又誰為德憑而亦可謂之撓入乎久假而不歸疾足之堅據才一推動便滋多口又何恠乎前輩之懈于汲引也總之兩廣雲貴各為香火統為朝廷也則數十年斷絕之故可知矣

未焚草

下卷

十四

兩廣臣為兩廣雲貴臣為雲貴兩廣三年得進士不滿十人既欲專得一司官雲貴三年得進士亦不下八九人何故拒之粉署之外今日之事兩廣固不欲雲貴之附其間雲貴亦不願兩廣之食其後蓋合之不可勢必分分之為當勢必增臣反覆思維惟有為雲貴兩省增設一員於封司斟酌年數以為出入如是兩廣自兩廣雲貴自雲貴各銓叙本地才品効之

天子方於

明旨所云委屬不均從長設處為不悖耳夫事不得其平則必爭爭不得其平則必處臣計奉

旨迄今且十閱月矣若隨言句為轉移以孤寡為易與使大局未結紛囂靡定不惟於國體有傷且於

明旨有稽也彼雲貴之臣何負於國哉臣不知該部何所見也伏冀

聖明省覽早賜施行臣愚不勝戰悚俟

命 十月二十二日

未焚草

下卷

十五

謹題為公同僉商紛紛營免可駭事萬曆三十五年十月二十日該工部題為

內供時不可缺僉商勢不容緩等因奉

聖旨這內供商役偏累五六疲民殊為可憫着遵屢旨皇親戚畹縉紳錦衣衛及世職駕校俱皆優免不得擅聽讐誣報派依擬酌定人數會同僉報來說其間覈虛實杜囑托減墊費禁需索等項俱要從公執議加意體悉務使人心樂從稱朕愛養畿民之意欽此工部四司移手本于巡未焚草

下卷

十六

視廠庫與巡視大工科道二處臣等遵

旨于十月二十九日黎明會同工部司官應汝化范鈺杜日章潘陽春等四臣合臣等通共七人隨喚舊舖商張清等六人面為分付

明旨森列不比尋常又恐愚民不識

天言將旨內應免人項逐款講說明白隨據張清等連名出揭帖七紙上開啟實人戶堪任役者約有二十六七名臣等又恐中有誤犯與貧寒者即牌行五城坊官于三十日拘集實審因勘得

有真正駕校或生員或世職或貧戶五六人公
同釋放又有行拘不到者七八人因念題請人
數不敷難于竣事乃責令張清等續報五人湊
二十二人之數于三十日向暮面回手本該司
上疏訖蓋二十六日得

旨即于三十晚上疏者恐稍有洩漏即開騙局與本
役逃亡勢不得不速完也故先審而後上意免
一番紛擾也不料一月以來諸富家相繼進本
旋上旋下今前後得免者如吳廷賢魏良勳黃

王劉閏奎等計十一人矣于二十二人中已去
其半矣其中尚有逃去者二人拘不獲者二人
貧而有說各衙門移文議免者三四人則所遺
下實在者不過三人而已夫舊舖商六人充役
三年尚蕩產賠命今以二十二人之重負着令
此三人任之其能勝乎臣等當僉報之時再四
研審原非一耳目一心思之力其間有一二貧
戶與重役者蓋為拘未至與未經審者何乃人

人營鑽倖免各借有辭也且

京師富厚之家多以錢買職銜備脫此役如銅臭
納級即可指金吾以備免溷等世職則都人無
官職者能餘幾何況又橫生枝節巧立名色規
取
明旨如索諸寄大非有國者之體也

皇上試思凡免者必大力則不免者必窮使當者
盡以錢神倖脫窮者以無力舍命無論紛紛噴
免非體而將來

朝廷重大錢糧無人措辦其誤國事信非小也臣等
未焚草

下卷

十八

職掌所關不敢默默伏冀我

皇上下大奮乾斷收回成命下部議復斟酌去留不得
一槩優免庶舉動光明于愛養畿民之

初肯不相刺謬可省再行僉報以滋騷動矣京師幸
甚

宗社幸甚

十二月初五日

謹題為滇患孔殷維桑慮切懇乞

聖明垂念以杜禍本以奠遐方事臣惟天下大勢相
人之身

京師心腹也中原肩脊也滇黔一帶手足也心腹
君手足如手足受病則心腹為之不寧焉頃者
雲南土酋阿克鄭舉突發破州郡屠邑并殺知
縣焚會城挾印信禍可謂烈矣而臣以其人無
能為也其志在挾復故物故擄掠飽欲揚揚去
耳尋甸夷藁大理保等通謀馮險至圍郡城殺

未焚草

下卷

十九

指揮刃土官其鋒可謂慘矣而臣亦以其人無
能為也其志效鳳賊所為以得官耳今據撫臣
陳用賓報捷疏則官兵甫集旌旗初指賊克即
棄武定遁之克梯龍三藏矣盖不走江外而走
克梯意者江上有兵截其歸路也若是則進退
無門腹背受敵釜魚穿獸旦晚授首其局可結
而大理保等聞克賊敗遁亦必破膽奪氣鼓聲
死而狂鋒鈍竊謂亦一戰可下夫此么麼小醜
原無足比數之賊也當未叛之先一縣令足制

其死命卽長驅之日猶一鼓可殲其烏合今一
旦猖獗使二百年来生聚樂土倏忽灰燼縱殲
其類磔其身如地方之破壞者不可卒復生靈
之遭戮者不可再生何玆蓋承平日久武事怠
弛乘我不備觸境生心故一發決裂乃爾然猶
不止此也近聞臨安澂江新興岷峨一帶群盜
蜂起千百成營劫搶城市燒掠村屯居民亂竄
百里無烟而晉寧與河西等州縣至土封城門
出入幾斷大小凜凜莫必生命此何景象也而

未焚草

下卷

二十

衆口同辭咸咒怨叅將張名世謂前河山交阨
之後抄奪土司捆載鉅萬屠民抵賊殺人如麻
故有手蔣秧苗頭已斷而屍猶未仆有躬親負
販貨見奪而命與俱傾含冤喪軀不可殫述而
江右與四川兩省人被殺尤多嗟嗟凡此無辜
赤子身為良民既苦有司驅迫化為盜賊其有
真正盜賊又為將官庇護反戮良民則民何恃
何懼而不為盜乎盜之所以日多而不敢問也
以故六詔之間無一片乾淨之地而臨安一路

之賊皆名世一人釀成之耳若乃全省招亂之由則弊政公行六詔皆不祥之氣天日遼遠小民無控訴之門監司上官也嫌遠多從規避甲科三途也選任竟無一人紀法蕩弛因循養亂誠非一朝夕之故矣而其最為害者莫如貢金權稅兩者為甚地不通舟楫貨有幾何耳乃大稅之外有小稅正稅之外有私稅土產金無幾勢必需別省也乃

朝廷得十有司攘伍府庫給金百姓賠半髓骨俱

未焚草

一卷

二十一

罄追剝無已是以室室空虛人人喜亂蘇鮮無期聞會城劫焚之日多乘闕縱火之人盖有不盡出於賊手者故今日之大可慮者誠在此不在彼也

皇上試思民不堪稅而後焚採監今採監已焚矣而徵權不罷貢金不能如數而後請減例乃因請減矣更增至五千一樹十芥一羊十皮離心結怨使賊酋借為師名即二賊撲滅而虐政不減滇之為滇未可知也昔南詔喪師天下從此崩

解可為殷鑒矣我

皇上君萬邦富四海何難捐毫毛之利撤去權稅併復貢金原額二千生養休息為滇民續殘命乎

臣料

明詔一布歡呼如雷此無所驅而彼無所借賊勢自解必有縛而獻之者所稱戰勝於

廟堂之上者也若猶冥頑悍鬪則我元氣已固人心不搖更遣一名將提兵搗剿如總兵劉綎威名素為諸蠻憚服使其將師壓境則先聲所至

未焚草

下卷

二

夷酋自相顧欽泣不出一月可懸數賊之首於藁街矣抑臣猶有說焉雲南去京萬里往來之途僅僅黔中一線鳥道羊腸丸泥易塞倘中原稍有緩急則鞭長不及馬腹滇黔兩省必斷為異域如唐宋故事不問可知也臣計滇境西有金沙江可一葦直通四川馬湖東有西粵路由普安至田州不過添設數驛途平水便可以達金陵可以出荆襄計莫便於此者此時政在咨行或以兵興暫歇事定之後亟宜嚴限疏關勿

空為話柄則入滇之道中由黔東由粵西由蜀
水由江四途並進百脉貫穿此梗彼通諸酋不
剿而自失其負固之勢矣如此滇可長存黔亦
無恙而萬萬世地利地機國家常握之矣蓋徵
之今日亂形推之日後事勢知關路之關係信
非淺眇也臣鄉土之誼哀痛呼

天萬非得已伏乞勅下該部如臣言不謬

採擇施行宗社幸甚臣鄉幸甚 戊申四月十三日

謹題為滇民不堪苛政謹籲

天淵豁以銷顯禍以奠

皇圖事臣鄉僻處西南夙稱樂土承平日久紀綱頽弛官貪民斃兼以虐政豎行

天日邈遠小民罔訴臣前疏畧言其概矣武定之變由百姓苦於有司之剝削而狡黠如鄭舉為和曲知州黃榜橫索不巳是以挑調阿克弄兵作逆焚殺之慘生平僅見幸而其志不遠止於挾印若具三分賊氣當閉城鼎沸之時薄印不屑未焚草

下卷

二四

滇之為滇尚忍言哉錦繡封疆壞於一無用賊手則亦大可惜也我

皇上深居高拱不遐夷遠方止出金錢五萬轉餉萬里又念揀焚拯溺需入至亟留舊按臣周懋相點新撫臣薛夢雷矣夫此新撫臣官滇最久滇人德之最深調停礦稅賴其苦心實多臣等痛一方湯火禍患迫膚不敢以其身在事中掩其平日惠民之政也若謂以閩代閩恐相成相恤

則

天威在上衆論在下輕

朝廷以重香火恐義之所不敢出耳搃兵劉綬臣
前疏薦起者蓋傳聞二賊連兵據險旦夕難下
則師老費煩前所輸五萬金當立盡矣其可再
乎故於南將中當借其勇以結局近聞書報部
科賊首阿克大理保楊禮俱就戮業已函首轅
門即鄭舉亦目下受擒矣渠帥既殲則脅從易
散將安用劉綬為哉但以書報而不以奏聞賊
之死生未定料必烏竄獸匿杳無蹤跡灰不復

未焚草

下卷

二五

燃以臣愚見止須留千人設購携黨即大兵可
撤一意與民生養休息又何用劉綬去以滋一
番勞擾也凡此緩急是非在

廟堂自有碩畫無庸臣之喋喋矣然臣之所憂不
獨用人實在今稅稅銀原取之商賈滇地不通
舟楫貿遷微末百姓包贍髓骨供盡至甘心

天子使臣投之烈焰中矣此而尚堪稅耶例金額止
二千地之所產猶不足數乃因為民請命反加
增五千數年於茲矣初猶括瑄銷釧今則鬻子

市妻繼之以命矣此而尚能如例耶臣惟
皇上自興礦稅以來民間之膏血無日不輸之

內帑民間之怨氣亦無日不積之內帑嗟怨觸天
亂敗紛至楊榮焚矣高淮逃矣陳增死矣梁永
幾不免矣損國威而辱

君命使天下萬世謂

皇上英明軼往代乃多此一着為

聖德累雖寶貨丘山何益哉現今滇中干戈漏地肉
骨塗野民不因避稅而成盜則必由辦金而附
未焚草

下卷

二十六

賊一夫首唱千夫響應臣愚謂鳳賊縱平不可
云滇無事以此耳我

皇上聚寶十餘年理窮勢極何不少厭睹茲亂形誠
沛然罷榷稅復金額則滇不見前日剝削之苦
而惟知今日寬卹之恩轉危為安易易也若嗜
財難割以臣言為迂竊恐楚毒之下慈父不能
有其子

陛下安能使讐民帖然惟我魚肉而不動哉險遠滇
疆易為割裂併前之金稅而亦不可得矣語曰

天下之治常由近以及遠天下之亂常由遠以
及近不可不慮也幸

聖明留意臣無任懇切 六月初五日

未焚草

下卷

二七

謹題為陋惡撫臣生事誤國謹據事糾叅以正
法紀事臣惟

國家設巡撫官授以節鉞一方之安危實倚之則
封疆重臣也故必得老成俊偉之人然後可勝
遺大投艱之任如遺譏清議顯掛彈章夤緣據
位甚且強顏而保留地方官員若兩廣總督戴
耀福建巡撫徐學聚則奪職留身頑鈍污穢誠
宇宙間一大蠹也此外有妄議開疆故屬國携
貳之志堅意割地貽西南深遠之憂則遼東巡
撫趙楫貴州巡撫郭子章其人者統之生事統
之誤

未焚草

下卷

二六

國尚可容其一日在封疆哉臣敢列狀為

皇上陳之幸少垂聽焉朝鮮為

本朝屬國世稱不侵不叛之臣曩者遭倭殘破

廟社丘墟

皇上不難勞中國士馬破千萬金錢兼其弱而拯其
危則國朝之郊翼朝鮮可謂肉骨而生死朝鮮
之御感國朝矣之世世子孫無敢忘耳縱彼國

中適有少長嫌疑議立未定

朝廷自諭以大義使其處分趙楫何象以移揭部
科欲取而郡縣之乎此語一播則朝鮮君臣各
相揣恐掩屢

朝字小之恩解遠人忠順之漸實楫之一揭階之
禍也楫果有長才矣略何不施為境內剪建酋
之雄心銷高淮之管焰乃致遼左岌岌識者寒
心敢出此大言以欺人也不過見地方兆亂防
人識其無能故示據鞍趨距之意于闐土拓地
之中由前言之不義不智由後言之大詐大欺
臣謂趙楫可速也土舍安堯臣越據鎮雄致蜀
撫兵偏奉

旨歸黔此固知有

天威也前征播微功以知府官之待之可謂不薄矣
郭子章政宜曉之以

天恩誓之以國法割斷了局乃計不出此更陰陽其
間二月間臣見其報堯臣歸黔請恩授職疏尾
屢千百言不為安龍註家譜則為土婦慮岑霽

至以千餘夷民重遷為辭且曰目下保無他虞
日後不能無慮此何說也是明為堯臣樹幟明
為堯臣得隴栽根以去為取謀之定矣竊嘆曰
子章意指若此堯臣其肯罷乎鎮雄不久報警
矣乃五月廿四日果見蜀撫喬璧星揭為違
旨聚叛殺命事內言安堯臣使喳多等抄殺鎮雄夷
民遂隴正名不得承立等因夫自二月至五月
目下乎非目下乎抗

旨弄兵有虞乎無虞乎伏機于前而發難于後且揚
未焚草

下卷

三十

揚幸其言之中也子章果深德安氏不如即以
全黔拱手獻之則功高開國何必割輿圖以媚
人種巴蜀以竒禍使朝廷操之縱之兩無用其
柄也况子章放肆無忌尤無人臣禮其貪婪負
販之行縱賊戮民之狀臣姑不毛舉以傷雅道
近見其新著三論刊印傳京一曰宰相論陰頌
沈一貫朱賡一曰秦晉論末為楚府辯寃皆以
趨媚為主不知世有羞耻事而婦寺一論尤屬
可駭可恨明指人主當與廷臣隔絕自重臣親

臣儒臣一切大小臣工俱不可接見惟一意親
就宦官宮妾乃相保無事夫非病狂喪心何無
故而反親近賢人君子之案逢

主上堅卧之心堅

宮闈專房之愛舞文搖尾破經裂開不顧天下萬
世唾罵臣謂子章可斬也此二臣者一則爭張
太甚一則奸狡入神一則以不可得之山河而
輕取開隙一則以不可割之土地而輕予市私
誤人家國莫此為甚伏懇

未焚草

下卷

三一

勅下會議如臣言不當先斥臣以謝二臣如臣言實
中乞將趙楫郭子章盡法究治以儆撫已之壞
疆事者仍望亟出

詔旨二道一

諭朝鮮勿為疑懼朝廷決不用邪言郡縣海邦一
諭安疆臣兄弟恪恭保爵不許垂涎作孽自取夷滅
庶邊境曉然知中朝舉動而帖然無事矣臣不
勝激切俟

命
六月朔十日

謹題為惡增抗

旨盡商漸不可長事臣待罪厰庫凡工部之鋪役亦
在巡視之中年來為辦納錢糧苦于鋪墊致諸
商賠累髓骨俱空繼之以命以故每經一番魚
報都民震驚惟恐掛名于中舉家若陷虎口而
就死地不憚捐數千金紛紛營脫者豈非以內
監之鋪墊無厭而楚毒難禁哉三十五年十一
月間該部疏請僉報鋪商奉

聖旨這內供商役徧累五六疲民殊為可憫又云減

未焚草

下卷

三二

墊費禁需索等項俱要從公執議加意體恤務
使人心樂從稱朕愛養畿民之意欽此

明旨昭如日星恩同雨露臣等方慶疲商苦狀上厘
宸衷自今以後干涉錢糧內臣決不敢違

旨如前橫索也決不敢違

旨以用非刑也決不敢違

旨剝下借口進上也頃見工部揭帖為內臣背旨橫
虐疲商苦盡難堪事內言館戶王梁陳漢被供
用庫內官李進忠吳進等假以備辦錢糧索取

鋪墊墩鎖拶打縛之暴日中命垂旦夕等因臣
一見之不覺心動髮指夫王梁之柴炭已完過
倍陳漢未派方議折處李進忠等安敢實自己
谿壑魚肉畿民弁髦

明旨乎前者新商三十餘人盡蒙豁免而該部各項
錢糧重大事務盡責辦于四五疲商已屬不支
至鋪墊為害臣等屢疏自愧不能感悟

皇上裁抑群小今何忍坐視其罹此痛苦而不代一
呼

未焚草

一奏

三三

天也錢糧自有定額百端指勒出何正供國家自有
常罰格外異刑出何法律蓋刑不異則不足以
威衆威不刑則不足以飽欲也况鋪商原隸役
該部令甲內監止于收納錢糧不惟不得加刑
且不得勾攝有之自近日始作俑流毒皆惜薪
司楊致中為戎首矣楊致中為臣等屢叅俱未
得

旨是以李進忠等敢于抗

旨渺法無所顧忌至此不知視我

皇上為何如主也若再呼之不應糾之不報臣恐
輦轂之民終無見天日之期都城人人自危根本
搖動萬一猝有緩急誰為拱護所關不小伏乞
勅下殿衛將楊致中李進忠等拿送法司追贓盡法
庶城社之奸少息而都人之憤泄矣臣無任激

切俟

六月二十四日

命

未焚草

下卷

三四

謹題為天下望治甚殷銓宰得人最急恭經

明綸宜慎所舉事國家之有吏部尚書即周官之冢
宰也統百官均四海厥任至重鉅矣自李戴去
位懸缺未補統均無屬提掇無人遂使士大夫
精神渙散意氣灰阻國之空虛邇為珍瘁識者
謂方今大害極病此其第一義也頃者該部以
尚書缺請奉

聖旨會推急務待點尚書右侍郎來說其尚書還再
推一二員并前推的併寫來看會推事但秉公

未焚草

下卷

三五

推舉務在得人不必推避欽此臣仰窺

聖意慎重茲官欲會推諸臣矣公矢慎勿使匪人濫
預耳臣言官也值此大典不平心張膽于未點
用前一別白陳之則

朝廷安用三緘之諫議為哉用是敢指南北大僚
久玷清議不堪預推者幸

皇上垂聽焉兵部尚書蕭大亨筦樞日久貪聲大著
通朝無人不知以致債帥充斥武備廢弛邊事
決裂大可寒心前內察款列皆實錄也猶夜行

不已望蜀日切乎未有懸車聚溷之身可儼然
列于六卿之首者而太常少卿申用懋以紙糊
泥塑之才工媚竈婦門之術職方無狀為科臣
徐成楚叅劾回籍未幾復補職方士論譁然不
平說者謂在兵曹時能却苞苴門稍清楚然却
之京邸受之吳門何其巧于受也近且挾策不
訾用謀深遠則大亨之貪肆使國家之神氣索
然者實懋之入幕誤之也南京兵部尚書孫鑛
一味乖張滿服兇狠妖帖一事既不能弭之于

未焚菹

下卷

三六

先又不能善之于後芟刈良善慘不忍聞搖動
根本幾危社稷南北文章彈墨尚未悉也良心
稍露多命何辜况其立論偏邪制行堅僻必欲
與公論為敵與善類為讐人人所聞者此而猶
聽其覲顏而據位乎未有濫殺召變之人可依
然立于百僚之上者而太常少卿唐鶴徵趨媚
則九尾狐莫方其諂傾險則兩頭蛇莫喻其毒
鄉評詆其賣友而致遺書以絕交公論鄙其縱
奴而投稅監以致富科道萬國欽王德完俱露

章何愧道多年一旦營復敗醜說者謂其人老
諄不足辱白簡乃名器何物寅清何秩可使梟
獍與鸞鳳同鳴也則孫鑄之酷殺使國家之元
氣大傷者實鶴之運籌成之也此二臣者前案
未結論罪尚當奪官人言沸騰輿援更欲晉秩
則臣之所未解矣然臣于侍郎楊時喬猶有責
望焉時喬清廉端謹臣切服之曩者枚卜閣臣
時臣等連章直指李建機不堪燮理狀甚悉時
喬以平日交好不用臣等之言竟列其名以請

未焚草

下卷

三七

尋即對人悔恨至形之疏云彼都人士咸謂數
人被論當去今人言紛至更異頻仍則臣之言
不幸驗矣夫冢宰喫緊不讓閣臣天下大事豈
堪再誤敷陳清議昭事一人使不得混進而使
點則時喬報國之忠大矣不然平日既與正人為
仇變白為黑一朝事權在手則必中傷善類國
家之禍尚忍言哉臣干諸臣夙無嫌隙其中多
未睹面惟採輿論感時事故論大亨與鑛而又
用懋鶴徵實其一體相比非好持人之短長也

命

臣無任待

六月二十八日

未焚草

下卷

三六

謹題為災異重大加派不前乞傳

三殿工程以甦民困事臣惟事有利害勢有緩急後其急先其緩規其利不顧其害則國不舉焉頃者大工之役昂建三殿與殿門中外臣民所為効終事睹落成誠至願也而臣以為

殿門之工小而易就况百物具備所欠者金柱明樑而已以分稅之半與鳩庀之材不出三十七年間可巍然樹萬國之觀瞻誠不容已者也至于三殿工大而費不訾不啻十倍于殿門者

未焚草

下卷

三九

如我

皇上以礦稅之設原為大工慨指內帑數百萬金錢以助工乎其興也勃然矣若猶未也臣竊謂三殿之工雖二十年絕口不言可矣何也殿工非協濟于各省直則坐派產木地方今留都江浙大水稽天禾苗浸沒顆粒無收而中州赤地千里流離滿道夫此數處皆財賦隩區

朝廷外府也被災重大盜賊叢生則協濟之不前

可知四川派大木板枋二萬四千六百一根塊

照往例該用銀四百萬兩湖廣派木一萬九千九百七十根塊該銀四百二十萬兩貴州派木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八根塊該銀一百九萬七千九十一兩零大約三省派木共五萬六千餘根共銀九百三十萬餘兩在川湖雖有料價料銀贓罰事例積穀與缺官薪俸茶鹽等課俱議留用貴州止有先年商人土司未經交木應追還官銀四萬九千四百兩零總之三省所留所得纔十之一二其餘七八百萬金盡欲加派錢

未焚草

下卷

四十

糧併取給于他處之協濟乃今楚中又以水患告矣蕩居枵腹方議賑給安能取必留十年之稅銀可坐得六十萬金也黔中自供不贍原無錢糧可派蜀自遭播役之後瘡痍未起喘息未定凶荒相仍髓骨俱竭苦不可支聞大縣派木百十餘株小縣二三十株大縣加派三四千兩小縣千百餘兩今就大縣而論罄所派之銀尚不足市大木十株其餘八九十株將神輸耶天降耶即一縣而各縣如是也即一省而三省如

是也則坐派之不前又可知國家有礦稅以來
天下之財半入大內半歸群小上不在官下不
在民百姓僅存者皮骨也尚可以三殿浩大之
工重累此不堪協濟坐派之民哉况九邊軍餉
缺至一百餘萬舉國皇皇恐禍生旦夕罔知所
厝而殿上頂石一顆計西山轉至長安門外約
用腳價萬五千金而出土去粗之費不與焉是
一頂石不差可救一鎮乎四頂石不差可救四
鎮乎舍庚癸而事壯麗非揀亟之策也該部議

未焚草

下卷

四一

止頂石不轉誠有見矣伏乞
皇上蚤霽

明詔暫停殿工曉然與天下休養生息則歡聲雷動
天變可回元氣自復不然朝廷之停採不下有
司之追呼不已天怒于上民怨于下政苛于中
恐三殿未必成楚蜀之間俗多輕剽自此騷然
多事矣故臣愚感時之急計事之害謂欲二十
年絕口不言殿工以此耳區區一念在工言工

之悃也惟

聖明採擇

勅下會議施行天下幸甚

七月十五日

未焚草

下卷

四二



謹題為再陳廠庫未盡事宜事臣以承乏待罪
廠庫坐差矢心竭力斤斤釐奸剔弊業已三年
所矣敢以聞見最真關係利病者酌為四款以
補前陳未備惟求

採擇施行一議減銅價查得鑄錢買銅原官價每一
斤給銀八分後因權稅告增每斤加至一錢二
分較前加三之一矣利孔羨饒人人奔鶩凡遇
買銅則奸商蓄賈上下交通多方賄屬或更易
姓名或巧立名色多費不惜弗得弗已所以然
者皆由價多利重也是以每一領銀輒至數萬

未焚草

下卷

四二

甚至銀支兩年銅未完結如銅商沈全前年買
銅十八萬斤臣今年始經手收驗當同戴主事
融化稱兌共折銅二萬四千餘斤筭該價二千
五百兩零曾票催不補希冀延脫臣于八月入
庫時眼同監督陳主事將沈全大工名下應領
預支銀內按數扣起二千五百兩入匣封識以
還衡司訖又如吳舉王自省二人營買橋梁博
岸銅斤打點屬托不遺餘力臣以庫中銀少而

錢稍贏業已移文不行矣安知辭差後不又易名而得手乎總之不清其實難塞其謀合無今後凡買銅每斤止給九分或一錢待停稅之日議復原價八分則可杜小人營鑽而庫中所省者多矣且銅市自南京即當于南工堪動項內給價不必始而自北而南既而自南而北以滋勞擾也二議報鋪商諸商惟工部炭炭最苦一經掛名非殞命則破家皆鋪墊之為害臣屢疏詳言之矣夫

未焚草

下卷

四四

京師四方雜居之所亦四方共馬生意之所則鋪商一節安得獨累京師人乎同為

朝廷子民致同利而不同害是為

輦輟民不若為遠方民亦大不均矣臣以為久不必分南北家不必問有無惟總計在京之鋪面而等則之總計貲本之厚薄而酌徵之倣順天鄉會兩場編鋪上中下則例推而行之究大兩縣徵收銀兩四季彙解該部以為鋪墊之費如是則民安心貿易樂于出息應官以息之所餘

而應官既匪刻心割肉以展然質遷而得息又
可薄往厚來何至于苦累一方一家也臣有此
議曾密訪人情不獨京師百姓喜其分痛鮮新
即四方商賈流寓咸謂規制一定則衆擎易舉
致省一番僉報卷貲閉舍罷市驚逃去留靡定
也然必

皇上嚴諭痛裁鋪墊盡照舊規乃敢行此不然昔之
鋪墊猶為橫索今日鋪墊且為有名昔之鋪墊
取之京師今日鋪墊取足天下害將何時而已

未焚草

下卷

四五

乎臣反覆思惟計莫便此目下又當僉報新商
若不早定預示則必如三十五年僉報紛紛營
免殆盡畿輔痛苦根本撼動不可再誤也三議
收例銀庫中收納事例銀兩較計部稍為寬假
相沿已久說者謂微示招徠之意流弊遂致吏
胥包攬成色低假使關領人後大生怨聲臣以
朝廷真爵乃以假銀博乎大非體也因示自今上納
必是色細絲方准收入一切人情關說盡為謝
絕行經數月上者與領者兩稱大便而吏胥不

得染指矣然必奉有

明旨乃可永求無變也四議補匠役盛王二厰額設
小匠一千四百四十餘名每人月支太倉米一
石此輩原不能製造盛甲火器不過以支領石
米半貼造匠半以自肥虛名占籍不入厰局每
遇五年清選刷退三百餘名新補四百餘名大
都情分填送視為泛常輕細所從來矣臣謂既
名造匠自有本分工食可無用貼如必用貼合
無人每明加米五斗餘五斗扣還貯倉總計此
未焚草

下卷

四六

千四百餘名每年可省五千餘石十年可省五
萬餘石推之數十年所得將不訾矣國家漕運
飛輓粒粒膏血矧今東南灾澇太倉如埽邊軍
枵腹以其養虛籍何如那以飽戰士乎但沿習
甚久窟穴甚深非得明旨嚴禁不能頓破積習
也統候

聖裁此四事拈之似小筭計實大早一日都民得一
日之安省一分國家得一分之用仰祈

皇上勅下該部會議務在必行其于民生國計非小

命

補矣臣無任俛

九月初十日

未焚草

下卷

四七



謹題為天心謹告甚切人事挽回宜早懇乞

聖明亟召還忠直以荅災變以杜亂萌事臣聞變不
虛生亂必有兆凡國有失政天心仁愛先以災
異謹告之一告之不已則為屢告屢告之不悟
天以為此迷而不返也于是仁愛之心轉為厭
棄而亂亡隨之矣天人相與古今類驗歷歷不
爽竊見本年以來災異疊奏南詔之白骨暴天
薊門之烽火傳警則夷變矣吳中大水稽天江
浙荆楚蕩為沼澤則水變矣京師七月內一日

未焚草

下卷

四八

地震兩次地變矣頃又見南部科各一本八月
十四日晚忽聞天鳴如風水相薄聲如泄水聲
良久方已直至九月初二日後始收聲不鳴萬
耳共聞相顧駭愕以為二百年来自未曾有占
者曰臣強主君憂百姓勞夫天道常清常明無
聲無臭此何為而鳴哉况留都為

高帝飛龍之地戊申歲又洪武改元之始以地以時
可思可懼意者天假鳴聲有呼醒

陛下之意乎

聖母至孝也待臣下有禮也賑百姓至仁也固宜天
以祥瑞應之而忽示此大異者臣有以窺其故
矣蓋陰盛陽消小人盤據君子屏退國步危亂
之徵也何也君子陽類小人陰類陽氣不足故
天鳴陰氣有餘故地震水滂夷狄戕華而犯順
也姑無遠引

皇上之下考選原為開言路輔臣朱賡私憾科臣汪
若霖屢劾其隱遂借考選

未焚草

下卷

四九

旨下以調外處之謀謨數月決策私人意謂吾攘命
下以市恩遂異已以泄忿人方感恩者衆必不
求多于我不知若霖嘗觸賡之鋒攻賡之短通
國所知也而賡之欲甘心于若霖非一日亦通
國所知也

皇上容臣下批鱗輔臣不容言官諷過通國所恨也
今觀若霖諸疏原未指斥

乘輿得罪

君父如

皇上厭之即處之矣何始而以部寺相訐嘗之既而
因其去也又添一部科寺相訐嘗之乎此等着
數以為至漸至巧讎為極顯極拙平日肺腸與
醜正手策自首自供矣臺省新臣一時叅劾廢
者幾五十餘疏此豈獨為若霖一人哉蓋為國
惜賢也為國發奸也

朝廷有直臣而可借事中之則言官無所措手足
輔臣有夙忿而可罔上以行之則主權惟以報
怨私信非為若霖一人耳廢之不當處若霖而
未焚草

下卷

五十

竟處與若霖之不可去而必去夫實有意乎使
從前奸狀自若霖身上發出耳叅政姜士昌入
賀疏刺朱賡李廷機此忠義所激賡巧借註籍
使廷機出手以降三級處矣臺臣宋燾申揀士
昌天下直之乃降罰不已而票旨曰本當扭解
何以平士氣范汝樟疏請出講已久與部臣鄭
振先直發賡廷機權奸狀兩不相侔乃處汝樟
竄附于振先疏中何以服人心臣嘗謂

皇上御極以來政本之局屢變輔臣新舊更代大抵

意念相左一時趨附者勢熾高張未幾論定禡
斤矣觸忤者暫焉淪落未幾起還任用矣惟自
申時行傳之王錫爵錫爵傳之沈一貫一貫傳
之朱賡皆函蓋相投臭味契合或隨言隨處或
隨處隨錮雖剛復出手陰忍填表彼此神通各
有專用乃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先後肺肝原即
一揆即時用一二虛名之士以塞人口要不過
色厲內荏之徒以為已用以故冰山化為太山
趨炎赴焰談者笑永無覆巢之日空谷險于幽
谷建言嫉邪者羽毛終無用儀之時論者謂見
在過去未來三身工巧聖神不可思議誠洞垣
也

未焚草

下卷

五一

陛下三十年作養之人才一半掃除于時行錫爵之
手一半禁錮于一貫朱賡之手近者勿論如鄒
元標顧憲成趙南星錢一本高攀龍遂中立薛
敷教等皆抱經邦濟世之才補袞袞時之畧使
之徜徉山水淹埋巖穴國家不得藉其用而展
其能不亦大可惜哉甚者選司間一推起則賢

如于王立劉元珍龐時雍王士驥黃正賓等及
不列名而背名義陷正人之周玄暉忽焉離奧
渫而賁弓旌愈致公論不明善類喪氣夫此正
人君子乃天之篤生而憐惜者也皆逐之錮之
老之死之不得與

皇上猶違服采傷割天心莫此為甚則天安得而不
鳴也地安得而不震也水安得而不滂也夷狄
安得而不犯順蹂躪中國也朱賡處此可知燮
理明驗矣為今之計直有引身避退一着可以

未焚草

下卷

五二

息群言可以平衆怒若念接引未就則牽累實
多若思發毒未盡則子孫當慮若圖作一二善
狀以遲延自蓋則人不信從且賡雖媚嫉猶不
似賊臣沈一貫之殺機慘忍反覆借妖書題目
害沈鯉郭正域全家為正人君子痛心切骨即
一去未必有身家之禍何俟踵一貫之賊私狼
藉而後行哉古今無不散之筵禍患當自我而
止不可以有盡之年預設無窮之局也微獨此
也今天下紀法蕩廢兵食空虛極矣兵卿蕭大

亨賦穢如山鬻爵仗鬼聞者掩鼻彈者倦舌而
一經白簡反尤人之求多嘆世路之嶽嶮則視
糾彈如鸛雀之過前如此巨奸不拔

皇上何以詰兵戎左副都詹沂柔若無骨儉以濟貪
止知說分過錢全匪揚清激濁豁壑已滿蜂蠆
時露值茲多繡飛霜之時安用庸鄙聚溷之長
假使公論早明安得叨躡今日如此巨蠹不除
皇上何以振紀綱戶卿趙世卿夙負時名起家氣節
惟是末路以來操術甚巧鑄心甚邪鈔關吏大

未焚草

下卷

五三

為括削怨聲聞縱任子四出摧關衙門何例
且倒身迎歡政府援筆屢薦私人越俎不直于
同鄉之譏納賄不能為乃子之諱以氣節始而
以趨媚終藏頭露尾意欲何為兵數日減而糧
餉日匱刻書送人豈足了事如此大巧不斥

皇上何以清兵食總之非有忠言竒謀奚取屑屑焉
久據大位不過患得患失以致戀戀焉不肯避
賢灾異之來當分痛自決何恠人言也今日之

事臣頌

社稷大奮乾綱將新舊廢逐諸臣亟勅下吏部銓叙起用布列有位克享天心倣古灾異策免三公之例即速輔臣之去以全其體又另簡本兵以張皇六師別選憲章以提掇風紀慎擇計臣以實心足國又下哀痛之

詔罪已求言遣使四出問民疾苦大為整頓一番庶幾反灾為福不然豺狼當道則麒麟不遊于郊鷓隼充庭則鳳鸞不儀于室臣恐新舊逐臣決不能見

未焚草

下卷

五四

天日國家決不能揀空虛天心決不肯悔禍人情決不得寧帖臣故敢冒進收拾人才為此時弭灾之第一義也乃臣更有極慮二大變又不在此天鳴地震洪水夷狄之內烏視官如命咲罵由人孜孜富貴衰老愈濃不知止足不知廉耻者大小臣工之變也一人言之弗問舉國言之弗問天下人言之弗問甚至天告地訴而亦悍然

弗問者近日

主上之變也有

主上之變斯臣工之變因之矣有臣工之變斯天地
洪水夷狄之變因之矣故今念亂者僉謂挽
聖意與臣工之變難挽天地洪水夷狄之變易也雖
然

皇上為

祖宗守疆宇當全而歸之

皇上與天地相呼吸當感而應之值此灾異頻仍臺

省敢言之時翻然勃然于一切章奏裁闕批發

未焚草

下卷

五五

于一切是非邪正決定用舍則吾心之變回而
臣工之變回臣工之變回而天地洪水夷狄重
大之變亦回只在俄頃一轉移可造

宗社無疆之慶矣夫何難哉臣無任竦懼待

命

九月二十八日

謹題為巨奸塗面喪心比私害國謹循職糾叅
懇乞

聖明嚴收

成命以杜亂萌以定國是事竊惟

祖宗設立言官原付以發奸拔邪之責必明目張膽
論別是非然後魍魎現形樞奸奪氣此社稷之
利而非言官之利也若徒循資守嘿持祿養交
使

天子蒙蔽於上而不知天下陰受其害而莫辨此言

未焚草

下卷

五六

官之利而非社稷之福也兩者相較其數甚明
頃者舊輔臣王錫爵乘起用之機借旁觀之會
用暗搢告密秘授

至尊前陷害忠正一朝漏泄人人唾罵識者固知其
屢出局外生力奇兵以應援輔臣朱賡之急矣
矣南科臣段然直發其搢而暴其隱錫爵良心
未絕自當愧死乃見事機已露掩覆無門強口
遮辨噴血肆毒臣不覺髮上指冠曰錫爵至是
而亂臣賊子之名定矣人人可誅矣方具疏駁

正忽接

聖諭嚴切又不敢瀆聒而濡悉至今然臣正耳目之
官也若不仰遵糾正百僚肅清中外之諭明明
正正遂款駁之何以服老奸之心定今日之案
乎臣非得已也惟

陛下垂聽焉錫爵疏曰臣疏發之日手開手閉不知
何人傳泄何人改添且辨其無所謂奸黨字樣
與姜士昌名臣思錫爵以私謁行害必付之心
腹之僕何人可見何人得改密揭於君父而漏

未焚草

下卷

五七

泄於私人尚謂不使一人知乎夫其添改與否
聖心自洞然姑不必較即質以今日之疏揭率皆醜
正鮮嘲瞞心毒語有甚於奸黨字又不止於詈
正人姜士昌一人已耳國家設閣臣以啟沃君
心設臺諫以論列國是雖崇卑殊秩而綦重則
一鉅蟲以僉獸待言官不知自居於閣臣於何
物近來言事諸臣矢心自頌咸知

皇上有堯舜之資輔導皆陰忍之類使

朝政隳頽邊事決裂災變頻見故連篇合口為

皇上發奸邪為

皇上正欺罔無非劾沈一貫朱賡李廷機之輩今諸

疏盡在

御前歷歷可稽從來無一語指及

天日從來無一語敢斥乘輿而錫爵加捏指天晉日

總斥

乘輿則以已為天日乘輿乎以一貫賡與李廷機為

天日乘輿乎臣謂即同惡相推不宜擁戴至此

危明憂治杜漸防微三代盛軌止輦受諫折檻

未焚章

下卷

五八

旌忠晚世不廢錫爵何所見而云誣指清朝為

叔季決危亂於崇朝夫聖主不諱直言保邦當

圖未亂即使諸臣果批鱗引裾其忠可原何況

未曾片語隻字觸犯

君父何謂叫呼翹君過矢口以求忤及其主聖臣直

而曰容直言曰主辱友其諍臣報主而曰招疑

曰無禮曰受匹夫之侮種種軟阿迎媚之態淋

漓毫楮則

本朝諛諛無耻大臣當以錫爵為第一也且錫爵

得君秉政不為不久矣當時引君何事進用何
賢惟今日逐一正明日慶一良甚致開彌天罪
釁從史三王並封幾危

主器幸賴詞臣馮琦力諍臺臣薛繼茂抗疏然後計
窮焰息以自認罪而止若追論並封一事何辭
兩觀之誅此委曲引君乎抑觀望逢君乎年來
章疏

中留全借諫草一脉驚惕宥邪有何得意欲誇美於
已錫爵股肱大臣自當歸善於主何徃時數篇
未焚草

下卷

五九

竊名疏稿不自焚匿致為人刊之奏議傳行此
為宣諫草乎為藏諫草乎一貫家貲百萬父子
忿爭為同郡士夫唾罵朱賡窩藏礦稅棍惡為
逋逃主天下膏血半輸其家現今撫按擒拿未
結即此賊穢筆舌難罄他可勿論矣錫爵非兩
耳盡聾雙目俱瞽何謂望影空無一証若謂不
宜撼已仆之木則蔡京章惇不必追論矣若謂
不宜折始抽之芽則呂誨不袖彈文逆剪安石
之奸矣政府憑藉

陛下威靈恣行一已胸臆欲逐則逐欲留則留欲顯
擅則顯擅欲巧中則巧中

皇上不及知天下不敢問其權勢妙用正在暗中巧
借可謂不赫奕乎科道不考察壞於一貫之留
錢夢皋不年例壞於朱賡李廷機之內姚文蔚
此通國共憤節年建言諸臣自請舉行年例舊
制錫爵不責之一貫賡而問之

皇上又何心乎效婦寺其甜之語以欺罔

至尊工市并抵賴之術以抹殺公論且曰外庭憂國
未焚草

下卷

六十

之臣必有歎息泣下哀臣之忠者臣思庭臣惟
賡廷機共趙世卿同類狐鼠輩自相齟齬泣此外
無一人不欲生啖其肉誰哀之也賡手書以招

錫爵錫爵會稿賡宅然後密揭飛來無人不知

錫爵乃曰恐賡至今尚未知臣之有揭試令賡

心口自語恐終不容自欺也諸臣交章詆賡而

省臺間有矛盾總之為賡而發適以見諸臣之

不黨賡疏借科道互相攻擊語躲閃於乾淨之

所彼時諸臣蓋已逆知其必借互攻之說以焚

惑上心曾極力破之今果一旦挿入

聖諭中矣且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機穽皆諸臣
攻賡大指賡乃借

天威以還中諸臣反覆神通益徵廣大錫爵代為之
解曰閣臣不得申眉論辯為攢鋒聚鏑之地困
窮無告之人曾不思七品言官循職忤權有何
威福閣臣節宣

天子之善行之四海公則天下快睹之私則天下共
唾之諸臣何德於王家屏沈鯉不加一矢何仇

未焚草

下卷

六一

於一貫賡與廷機刺無完膚政恨賡之引奸邪
自代毒天下至深故賡不避鋒鏑以去國家必
遭荆棘之虞賡不因偏迫以行正人必無嚮用
之路事勢不兩立蘭棘不並味錫爵恐於負國
恩不忍負私交推其意必欲權奸萬年

朝廷粉碎言官瘖啞恣其所為而後快於心歎嗟乎
錫爵之非人也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錫爵
敢進諛言詆正為邪變黑為白潛易士夫之肺
腸顯抗萬世之清議是無是非之心也羞惡之

心人皆有之錫爵愛女被魔乃粧捏曇陽點汚
仙佛身執弟子而不辭同人羅拜而不顧此心
可忍何所不為甚且近日家室間事錫爵計窮
至請揀於兵道禱靈於城隍為四方傳咲錫爵
不縮頸咋舌被髮入山尚施顏面論天下事哉
是無羞惡之心也大抵錫爵為人老悖昏悍處
房闈之內則堂簾外之事不知也處堂簾之間
則門庭外之事不知也無是無非無羞無耻無
天無地無耳無目凡錫爵所為真所謂禽獸不
食其餘耳天故使之長年叢穢敗化傷風受人
間至辱至垢不即盜名以死其報施錫爵不既
慘乎近聞錫爵見段疏叫號謂其家曰我事已
泄顧不得你輩定要上京驅逐此輩夫以若人
而再使之平章軍國豈不辱

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未有不能齊家而可平章

天下者也况錫爵在政數年誤國之罪業已暴
著今又使之再誤哉臣以知其斷不可也抑

臣猶有說焉合東西南北之人共吐赤心昭事

陛下其言甚公朝廷不惟不用其言反欲部院叅治
箝制其言防口監謗使讒邪橫行恐非

聖朝宜有之事臣等恐此後剛腸化為統指正論變
為獻諛則正中錫爵與賡等之奸計國家之禍
將有不忍言者矣臣非不知與錫爵為年家然
而為國家更重於年家非不知廢錫爵之隱為
傷雅道然而為世道即為存雅道故一腔熱血
嘔向雷霆之下惟望

皇上下大奮乾斷照破妖魔嚴斥錫爵收轉

夫焚草

下卷

六三

綸命亟謹賡與廷機聽其蚤去勿以金甌天下墮缺
於數奸之手

宗社幸甚

十一月初七日

謹題為言路重也不宜自繩庶耻謹據實糾舉
以儆官邪以存衙門體面事臣惟科道為

朝廷明目達聰之官庶耻為士人安身立命之本
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夫寡廉鮮耻不過士大夫之罪也而其弊能
使覆國亡家者何也庶耻從良心生清議由
廉耻而重昧良心則輕清議輕清議則決開檢
士而至於決開檢有向君父分誼而亦何所不
為哉故自古及今未有無所不為之人而國

未焚草

下卷

六四

能長治久安者也若是乎庶耻之維繫國脉為
至重矣頃者天地神明嘿啟宸斷忽下考選科
道一時諸臣發奸指佞搜窟批根負隅對虎既
將其鬚而扼其吭依草精魅亦各搗其相而撈
其形可謂際不諱之朝伸敢言之氣矣乃其間
有吏科給事中喻安性四川道御史管攝其人
者則大可異焉安性為權門護法人久知之乃
當朱賡正橫擅之時特加以廢弛字樣而沒
之矣突及中璫成致何也臣豈謂中璫必不可

糾裁蓋糾中璫之心非也逐拙而為用巧地使
官府貫穿表裡合筭借解嘲以收強援安性之
詞似正而其計則太巧而毒矣搨當官無行人
及薄之乃托詹沂有實授之請及揚銓部侍郎
時喬以躁進見誚舍沙之口遂中時喬何也臣
豈謂銓部盡不可駁哉蓋駁銓部之心非也干
人而為傾人地使黨穢共狃清濁不分假建白
以圖反射搨之疏自狀而其跡亦太彰而險矣
夫此兩人者亦考選中人也諸臣痛恨其敗群

未焚草

下卷

六五

深譏其躍哈或顯刺而斥名或力詆而誅心甚
且見之交章列之公疏臣意兩人具血性必閉
閣思過杜門求歸以聽

皇上處分也今跡其所為在安性則扯原察諸臣痛
詆以自推在搨則借二三公惡入疏而求勝不
惟不思過而且悻悻于稠人廣衆之中不惟不
引去而且揚揚于清廟明廷之上良心至此而
喪清議至此而窮矣夫臺諫議論入者也非議
論于人者也臺諫而被論其輕重罪狀正有別

身決去以俟公論之定別無法度也若猶而
面于豸繡之中他日何以糾劾奸邪安性而強
顏于瑣闥之地遇事何以論列

國是人將指之曰夫夫叢穢也夫夫恐詔也更可
開口以責人之廉恥哉豈不褻臺諫而輕言路
也二至不自惜臣甚為臣衙門惜二臣也年來
政本頑鈍大臣熟軟臣嘗私語同調曰觀此景
象異日必有被察而公然不閉門者人以臣言
為過然臣此言方意數年後驗之不料今日目

未焚草

下卷

六六

擊之矣方意大僚中有之不料小臣亦用此法
矣方意他曹中偶一為之不料言路官亦作此
備矣嗟嗟貪華戀廬戚廣婦恥此衰世頽風今
聖明在上公論嚴明安用此無忌之輩為哉伏望

皇上發下諸臣叅駁之疏將安性與橘亟為罷斥以
為言官不知耻之戒則用舍決而仕路清矣若
不問是非不論邪正一槩留中使諸臣身進言
塞國家不得收一人之用雖下考選抑何益之

與有臣無任練反待

命

十一月朔八日

謹題為豪璫倚勢踞廠橫噬剝商乞

賜完處以正法紀事臣惟

朝廷設各草場招商辦買芻豆以備儲蓄不意沿
至於今盡為宦官之窟穴矣尚恃有巡視衙門
得據事指名以摘其貪而糾其橫故凡各場宦
官蹈此一掛彈文

朝廷即下部分別處治無少假貸然後此輩有所
顧憚而商民稍得蕪鮮

祖宗法制至嚴也乃有天師菴掌廠內官王道者則
未焚草

下卷

六七

亦無忌之甚矣王道原係故司禮馮保名下官
借保勢焰累積貲財無算先年掌場贓穢狼藉
自知惧罪已辭廠在間三年矣乃復投勢要仍
掌場事以積書文思學等為心腹百計剝商致
偏虎貼場同官韓慶勒要商人林桂見面銀三
千兩為桂等告發在萬曆三十四年曾經前巡
視科臣呂邦耀所叅列距今謹二年餘

青雖未下事尚未結臣以為王道必抱頭遁避以

皇上處分也何敢咆哮踞揚揚掌場之如故哉臣
竊訝之因踪跡其在場近狀則較前益又甚矣
見面索錢矣而上草又復索之上草索錢矣而
堆垛又復索之鋪墊之外復有鋪墊磕頭之外
更有磕頭少或未滿其欲則異刑怪罰為耳目
所未經

朝廷所未用者倘加其商是以偏其破家即立破偏
其捨命即立捨掌場十四五年來坑殺多少窮民
命盜賣多少官草戕民誤國罪難縷數語曰養

未焚草

下卷

六八

饑虎不如養飽虎臣恐民斃盡為此輩終無
飽時耳况未經巡視叅劾彼猶慮一朝被言

皇上之威靈不測若叅劾之後安然掌場則其惡已
宣公行橫肆不惟目中無臣等且不知有

皇上矣當此新商辦納之日痛苦就死之人安忍再
嘗其牙吻而厚其毒邪伏望

皇上勅下法司如所言不謬將王道盡法寃治仍與
前叅貼場楊奎一同罷斥庶首從明法紀肅不
然是舍豺狼而問狐狸亦臣等溺職之罪也臣

等無任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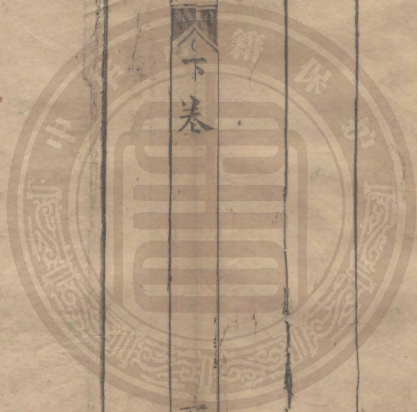
十二月初三日

命

禾焚草

下卷

六九



謹題為奸輔挑釁誤國業有明徵懇乞

聖明亟行寃斥并議處桀驁貢夷以尊中國以保治
安事臣按輔臣李廷機斗筭之器鄙瑣之才聞
懷之性熟軟之腸臣久知其非平章之手矣豈
惟不堪平章即伴食亦非其質焉故未敢卜之
先曾一具疏糾之我

皇上竟違忠言採邪論使廷機卒據揆席而臣等之
疏未知一一具塵

睿覽否猶望廷機拜

未林火草

下卷

七一

命滿欲之後或者小心改步寧臣言不驗何期一事
不諳一票不中更加謬舛濟以奸詐種種罪狀
為諸臣摘發已盡無俟再指惟私交建夷一節
始雖無心終成辱國廷機縱百口難自解矣我
國家御夷不兄弟不和親不歲幣雖兵馬錢糧幹
理非入極弱極匱然而戎索在手操縱自如蓋
祖宗法制之善與氣運遭值之隆故較之秦漢唐宋
稱得上策焉廷機雖漆桶中人當亦稍稍知

中國之體何以些微車價始而不奉

昔專擅遣官既而思脫罪邀求補貢致令建州海西
諸夷一聞而入關隘者千五百人開路費比舊
更甚車價比舊每輛更增五兩堂堂

天朝與外夷較訂誅兩體統已傷而畢竟所節省者
安在乎自有此一構狡虜知

中國無人遂輕藐我易與我是以敢衝

御路投抵印文有你中國我外國之稱詞語悖慢
氣勢爭悍幾致喋血

禁闕震驚

天焚草

下卷

七一

聖躬

本朝二百年來四夷惟稽首聽命而已有如此之
跋扈否乎廷機安乎不安乎惟奉表稱臣而已
有如此之稱謂否乎廷機耐乎不耐乎夫爾汝
之呼恒人耻受我

皇上至尊無對為用一廷機致么麼裔夷輒以你我
稱謂加諸其身嗟嗟廷機之罪至是上通于天
矣聞李維葵入建州時其酋相待踞傲有你家
天下原是我家的物等語臣等未敢深信今觀

向

闕你我之詞益信前言不妄蓋廷機以札文通之
夷酋以印文報之何足怪者昔宋相司馬遼人
戒不犯邊及相秦檜金虜恃以無恐

皇上為

高帝以守天下蒞中國而撫四夷乃褻體屈尊舍尤
忍詔庇一荒悖無耻之夫為哉近聞王錫爵申
時行沈一貫三賊串謀授計廷機堅卧圖燃又
傾賞行間廣布流言蜜蜚

未焚火草

下卷

七二

禁秘無事不借無人不污以熒惑

上心中禍正類夫悠悠之談自絕于智者之口况以
皇上聰明神武肯以萋菲之讒口輕天下于一擲哉
臣竊謂

祖宗有靈必不使諸奸伏處湖海遙制

朝廷必不使廷機久據腹心不利

社稷故廷機之逐不容再緩廷機之罪不容不問

是在

乾斷之一決而已雖然廷機本一無用小人原為

朝廷寵遇之過若建酋之敢于無狀則今日必不
可隱忍者臣查大明會典一款建州左右毛憐
衛每歲貢夷衛許百人其餘二三衛站總計十
六七人不知何年新定海西千人建州五百人
十月初驗放十二月終止乃近例也臣以為例
宜變通總之

祖法無弊宜遣官宣諭奴兒哈赤或令遼東撫按移
文與知除往事不較此後差來貢夷須用小心
卑遜不得似前無禮自取罪咎以示

未焚草

下卷

七三

天朝字小之恩包荒之度仍裁減近例倣

祖宗時朝貢止許三百餘人一切賞賚猶照千五百
人名數如多增一人定拒闕外不許放入蓋裁
人不裁賞彼既不苦于來貢之少而此三百餘
人又換去來我亦以夷少而節制之易庶寡隙
永絕體統常尊

祖宗全盛之天下不致玷缺于奸人之手矣乞

賜省覽施行國家幸甚

己酉二月初二日

上朱閣下書

日以奔走不敢伏謁瀆清嚴罪罪近為廷推冢宰
事閱係治亂上疏呈揭蓋亦遵前 聖諭科道官即
時糾正勿得點了纔說之 旨此固老師稟擬亦翰

等職掌非敢求多也南北兩司馬同有物議而北樞
公則身掛拾遺勿庸喋喋惟是南樞公末年以來爭
張兇狠大非人情謂今天下不太平盡言官生事之
罪至欲舉建言廢棄諸君一掃而蕩之嗟嗟此何說
也然非轉相傳聲也為文送趙司寇貽書與李總漕

書抄

下卷

七四

今其文與書傳播南北一問可知夫言官發言不同
自各如其人而建言廢棄諸君必人人盡君子豪
傑也而真君子豪傑不居多哉今天下百孔千瘡臺
諫打爭結舌百不發一乃不憂壅蔽反以為生事耶
以此立論不至一網打盡善類不已識者知白馬清
流之禍不遠耳凡此猶姑不問也即以妖言一節輕
易果敢殺戮無辜怨氣干和召致留都水災重大平
心而論假令非此公與援之力使朝廷之法果得獨
行一司官之降罰已哉夫劉宇鷹犬也族鷹犬

良善者此公也重重罪案尚未完結更欲推而置之
百僚之上真視朝廷在掌股間眇天下無一人矣二
百年來國家有此賞罰否乎閣下執賞罰以佐天子
似不可倒行逆施使罰自己亂也今外論嘖嘖咸謂
老師力為此公揃拂必欲吏部列名兩請不得不休
過此廷推一大関取銓宰有如索寄蓋積歲之謀謨
與平日之神通專為此一着翰則以為老師必照願
公論未必堅執到底決不肯犯顯跡貽口寔也若老
師以推否在銓部點未在上我求去之人何得而

書抄

下卷

七五

預如是則群疑滋甚何也閣下所居何職所受何恩
一日此身未去一日宇宙在手果不為此公地何不
力言該部去名上請早完此局堂堂乎揭日行天為
國家存一綫公論何難之有執何難之有執今機套
已成事勢已定識者心力已竭枝兩已窮惟屏息以
待此老之柄用屏息以待此老之驅除屏息以待此
老之圖報屏息以待此老之流毒天助之運屬之又
何說焉然而脉脉仰冀閣下之心終不敢以已成而
遂灰冷也東西南北之談最鄙之言也誠可掩耳邪

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其可昧乎翰恃門牆誼不揣
妄進一言不敢塗面逢惡倘亦閣下之忠臣也皇天
后土照燭此心無他統希汪度涵鑒不宣



上楊少宰書

前小疏呈覽想達記室矣不知會推尚爾遲遲豈又
有中變耶北司馬身掛拾遺自不得再推冢宰不較
而明而翰叨言職奉前 皇上吏部折衷衆論務求
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即時糾正勿
得點後纔說之 旨則先期叅駁自其職掌而謂有
所猜忌窺測非也南司馬虛負時名翰非不知乃末
路功名念重輿援力深痛恨言官遂敢倒行逆施始
朱御史則逐之孫御史則詆之陳給諫則詈而傾之

書抄

下卷

七七

於一二煩言植私反以豪傑加之為文送趙司寇謂
天下不太平悉言官之罪貽書李總漕欲將建言廢
棄諸公盡掃蕩之總漕回書力闢其非今兩書傳播
南北人人鄙其為兇手且天性剛愎酷烈動輒加人
百板立斃杖下者甚多妖言獄起輕率張狂不問真
偽羅織濫殺無辜被戮者不可勝數既而見事決裂
乃陳兵自衛掩罪叙功令人絕倒一時南北彈章連
篇累牘業經勘寔題覆而司官劉宇降三級矣則
公之叅劾無虛枉也明甚夫司官之奉行若誰也

發繼指示司官者又誰也今奉行者既加降罰而
繼指示者反安然無恙不惟不處又從而晉以統均
則允操兵柄者何苦不濫殺人以圖大物耶竊意朝
雖多亂政不可令賞罰倒置至此極也况今年留都
水災異等財賦隕區化為巨浸此豈常患揆厥所因
安知非此老濫殺干和所召故不謹此老且無以謝
多命回天變也何推舉之足云也聞選君毛向人極
口賢之定欲列名兩請此又前日枚卜之轍也此老
學行方之荆公何如荆公素履嶠然無議止以學問

書抄

下卷

七八

偏頗心術剛褊好引用奸邪遂耗盡宋室元氣致有
靖康之禍然則誤人家國豈必無名小人哉不可不
深長思也若以未奉 明旨不便除名則此老原亦
未奉 旨入名今何故欲得 旨去召近年以來曾

見有某某必自上除名而後不廷推者大可笑矣蓋
渠不難於點而難於推不難於內而難於外線索機
關中外洞曉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付屬情深香火念
焚堅塞兩耳不顧輿論真未如之何也已矣 社稷

之靈安在哉即山陰閣師雖力為之地亦必顧惜外

論為行止而何奉行者之太甚也國之安危運之消長誠在此一舉若翰有一毫嫉妬私心請 二祖

八宗之靈先殛其身殃及子孫有如皎日翰言及此血淚逆集環顧中朝無可告訴惟有再陳白於老先生耳老先生清公端正通國誦服所少者力量擔當一着子也浮言雖易撼青史亦可畏使萬世後指某某誤國為其所引進某某誤國為其所糾駁猶為其所引進况其謀畫最久圈穀已就特借老先生清正之名以罔上而愚衆勝於忽從中出露斧鑿痕耳老先生何苦以身之察察為人簸弄受推轂亮邪之名哉嗟嗟功名易盡流傳不朽何不豎起鐵脊為國擔當上以報主知下以全公論庶不墮人雲霧中也即主上萬一有切責吾亦於此決去就遂初心矣豈不快哉坐此敢冒昧瀆履幸賜裁督臨穎竦仄

書抄



八十

言濫殺公案未銷自非推擬別議之日則其他可
問矣假令臺下秉成判案平氣虛心較量首從止於
罪職方乎還當邈而上之乎恐百喙難為渠解也貪
穢之夫不容於公論其禍顯而易見拂戾之士見收
於眯目其害大而難堪大抵如此公種種破綻凡具
肉眼不難靜照而臺下極口賢之過矣臺下自謂學
聖賢之學具丈夫之志不佞誠所欽仰又謂不佞不
知臺下之甚敢不媿屈但不佞雖謏劣於學問理路
粗知究心久矣更欲與商量一番以圖印證長益古

人講學口頭即是躬踐今人講學躬踐非其口頭聚
衆登筵理境湍用及當機應務盡是世情此講學之
不見信於世非講學之過講之者之過也學問不可
撓意見膠成心不可違公論拂輿情故曰執成跡以
御無方方至而跡滯矣冉求日侍聖門稱從政高弟
不識魯國局面至趨附季孫倒身聚斂聖人輒呼徒
鳴鼓攻之夫才可取則許其從政品可鄙則攻其非
徒何嘗有一毫護短之心可見聖人用人如春機在

并各肖其質所謂得邦家必不使求黜兵由治賦

使在今人為門弟子體面不稱贊之則匿而不發矣
今孫越老始未嘗不佳而末路狼狽如此始之佳也
國家報之以大司馬末路之狼狽也國家又可復晉
以大冢宰乎我輩於此惟付國事於公論何必預成
心於其間也且臺下主爵以來用人即其寔學外議
悠悠謂獨厚鄉曲暗抑才賢公徇請托以媚中涓以
逢執政不佞不敢輒言傷厚臺下試一自思的確所
起拔正人有幾所裁抑邪人有幾即謂我寔推轂我
寔裁抑恐未必得 旨然何不一力張主縱或中格

書抄

下卷

八二

亦快輿情奈何於此濡遲於彼勇決也故於此勘得
破乃為學聖賢於此守得定乃為真丈夫於此不言
而躬踐乃為真學問不然不獨分為兩截亦且毫末
千里也如此則不佞雖不知臺下不可謂不知越老
矣既知越老不可謂不知臺下矣高明以為何如相
規相成有道不廢輒敢妄進一言併致朱閣師回書
統希炤拂不一

